

亨大國民

賣假藥起家的黃楚九

出版大王張元濟



山西經濟出版社

92667
《民国大亨》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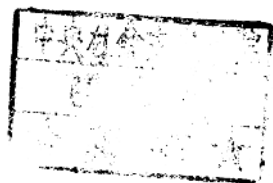
K825.3
35
10

“卖假药”起家的黄楚九 出版大王张元济

作者 杨 明 郑享清 何剑锋



200423498

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4号

责任编辑 张凤山

版式设计 孙 波

责任校对 杨世明

“买假药”起家的黄楚九

出版大王张元济

杨 明 郑享清 何剑锋

山西经济出版社(太原市井州北路11号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城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32开 印张:6 字数:140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80577—814—0/F·814 定价:6.50元

“卖假药”起家的黄楚九

杨 明

目 录

《“卖假药”起家的黄楚九》

- 一、卖“春药”小开挨了四十大板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“假博士”赚来滚滚洋财…………… (8)
- 三、林子大什么“鸟”都有 …………… (16)
- 四、女婿为岳丈配了一副“奇药” …………… (25)
- 五、“龙虎人丹”官司打了十年 …………… (31)
- 六、女老板炒了黄经理 …………… (39)
- 七、听风水先生话改制“大世界”之门 …………… (46)
- 八、一张白纸卖了 20 万元…………… (56)
- 九、炒股烧了“屁股” …………… (63)
- 十、驼背人上山 …………… (72)
- 十一、黄金荣吞了黄楚九 …………… (79)

《出版大王张元济》

一、探索 and 追求	(89)
二、出版教科书	(100)
三、整理出版古籍	(108)
四、引进外资和技术	(118)
五、质量取胜	(125)
六、开辟多种渠道	(134)
七、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	(138)
八、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	(141)
九、结束语	(148)

一、卖“春药”小开挨了四十大板

清末民初，上海城隍庙外。

城隍庙位于上海南市老城厢，傍依著名的私家园林——豫园，它原是道教的庙观，明朝以来一直供奉着本地的城隍老爷秦裕伯，“剪恶除凶，护国保邦”，庇护着上海这座小小的渔港城市。打自外敌入侵，上海开埠，英法租界相继建立后，偕促于华界一隅的中国人，就逐渐把城隍庙外的大片空地利用起来，开发为华界最热闹的娱乐兼购物场所了，园林、庙观、剧场、赌窟、烟店、妓院林立，商店更是不计其数，中间还点缀着各式各样的地摊，尽出售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，故此人群终日川流不息，留连忘返。

大约在1900年秋，此地又多了一家不起眼的药摊，专门出售眼药和膏丸散丹中成药。摊后墙上，挂着一面小旗，上书“祖传秘方，妙手回春”八个字。

摊主长得眉清目秀、身材颇长，年龄大约十七、八岁，手脚利落，口齿伶俐，正在热情地招呼着顾客。生意显然不错，问诊买药者络绎不绝，这对新开张的店家来说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。旁边一位艺名“小热昏”（杜宝林）说唱艺人在兜售梨膏糖，连说带唱，其中一段唱道：

“啥人吃了我格梨膏糖，
保险叫伊身强力又壮，

弗信请侬去问黄楚九，
黄大医师验方最灵光。
呜啊呜哩哐，呜啊呜哩哐……

一个围观的顾客发问道：“谁是黄大医师？”

“小热昏”笑嘻嘻地指着那个卖药的小伙子说：“这就是黄大医师——黄楚九！”

黄楚九与“小热昏”是在城隍庙摆地摊相识的，两人相互帮衬，情同手足，后来均成为上海滩有名的人物。不过，这时候的黄楚九，充其量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江湖郎中，连名字都没有几个人晓得，谁人又想得到他日后会发迹为工商巨子、实业大亨呢！

黄楚九来上海谋生前，在浙东乡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。

1872年4月9日（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二日），黄楚九出生于浙江余姚。有人说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、史学家黄梨洲（宗羲）的后裔，不知是否确实。黄家祖传岐黄之术，尤擅眼科，在当地颇有名气。父亲黄知异，悬壶行医，通晓诗书；母亲蒋氏系侧室，温柔贤淑。同父异母兄弟楚琳、楚善、黄楚九排行第三。

黄知异行医之余，熟读《易经》，精通八卦，故为儿子取名承乾，“承”者继承也，“乾”系八卦和六十四卦之一，象征阳性刚健。另取字楚九，“楚”是辈份，“九”意谓阳气盛至于天，期望儿子将来飞黄腾达，光耀门楣。

这个黄楚九，小小年纪果然聪颖过人。他在未进私

熟前，已在蒋氏的指点下，识了许多方块字和中草药名。有时看着父亲忙碌地为病人诊治和处方，就会静静地独坐一旁，认真观察，偶尔嘴里叽叽咕咕，也不知他在说些什么。稍长，黄楚九耳濡目染之下，对岐黄之道已略窥其门径。黄家有一本祖传医书手稿《治眼七十二症方》，汇集了黄氏家族几代人医治眼疾和其他疾病的秘方，疗效卓著，名闻遐迩，为镇家之宝。黄楚九自幼好学，在母亲蒋氏的亲授下，不仅熟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之类的课本，也喜好翻阅医书，这本《治眼七十二症方》就被他翻来覆去读了几遍，弄不懂的地方，就向父亲请教，一来二去，竟然就学会了开方制药，父亲有时忙不过来，他也能代为替病人诊治。黄知异心中喜欢，于是常常有意指点，儿子小小年纪，却心领神会，进步神速。

可惜黄楚九十五岁那年，父亲因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，那年春节刚过就匆匆离开了人世。母亲蒋氏本系侧室，大树一倒，无凉可乘。“大奶奶”独揽家政，颐指气使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母子俩受够了冤枉气。两个哥哥不学无术，却仗着父亲的名头承继家业，悬壶行医，让黄楚九充当他们的帮手。蒋氏心想，与其在老家受气，不如远走高飞，去上海滩闯荡一番，兴许能找到发家致富的途径，儿子将来也好有个出头之日。

其时上海开埠已有半个世纪，华洋杂处，灯红酒绿，有十里洋场之称，其繁华的景象，令初来乍到的黄楚九目眩神迷。母子俩人囊中羞涩，哪敢去租界落脚，经人介

绍，在南市华界下层市民聚集处租得一间便宜平房，因陋就简，暂时安顿下来。

蒋氏略谙世情，知道要在上海滩谋生，得有熟人帮衬，要是有个财大气粗的靠山，那就更好了。余姚人善商，在上海经商发财的大有人在，其中就有黄家的亲朋好友，蒋氏以为凭籍着这层带亲沾故的关系，暂时弄碗饭吃，当不成问题，于是带着儿子投亲访友。岂料世态炎凉，敷衍搪塞者十之八九，其余一二也是不冷不热。蒋氏顿时心如死水，对儿子说：“靠人家是没有指望的，我们母子俩人相依为命吧。”

黄楚九理解母亲的悲哀，安慰道：“别人能在这里安家过活，也就有我母子俩的地盘！”

蒋氏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毕竟还小，读书要紧，挣钱的事慢慢再说。”

不久，蒋氏设法凑了一笔钱，送儿子去小有名气的清心书院读书，自己则做些零工，为别人洗衣服，以补贴家用。

清心书院就在城隍庙东面，黄楚九放学时常去那里玩耍，每每留连忘返，乐不思归。这样过了半年，蒋氏竟无力再为儿子缴纳学费，看着儿子活泼可爱的身影，不由得流下了眼泪。

常言道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黄楚九辍学后，决心与母亲分挑生活的重担。他把城隍庙外滩贩云集，买卖兴旺的景象描述了一通，说：“我们何不也去那里摆个药摊

呢？”

蒋氏沉默半晌，终于点头。

蒋氏亦擅医，遂采购原料，在家自制眼药和中成药，由黄楚九拿到城隍庙设摊出售，计有四神丸、圣灵解毒丸、秘方鸡肝散、明目菊老散、清净膏、珍珠虎液膏、九龙丹等等，全系按祖传秘方配制，一般市民百姓花钱不多，就可买药治病，且疗效不差。黄楚九与一般郎中还有不同，他对前来买药的顾客，总是免费看病，悉心指授买药的知识，这一点深受病家的好评，故而开张伊始，生意兴旺，而且日甚一日。

一年半载以后，黄楚九积蓄了一小笔资金。他年纪虽轻，但成熟老练，善于交际，结识了不少做小生意的朋友，如前面提到的“小热昏”杜宝林等人。有位朋友对他说，摆摊终非长久之计，不如搞片门面开店，生意要好十倍不止。

黄楚九听了，心为之动，他与母亲蒋氏商量后，决定依计而行。

新开的药房，座落在三马路临街一间石库门房子里，取名“异授堂”，大概是求远铭记父亲黄知异的恩德，“异授”者，知异所授也。也有人说，这是黄楚九自称得异人传授的意思。谐音亦称为颐神养寿的“颐寿堂”。反正，黄楚九本人说对这一店名是颇为自得的，一块好招牌，胜过千万金嘛。

药房资本有限，只好小本经营。在经营方法上，似乎

与原来的地摊相差无几。顾客在买药之前，可免费就诊，由蒋氏坐堂行医，黄楚九和一个伙计在柜台内忙碌。所售药品，仍以自制中成药为主。

黄楚九做起了异授堂的小开。他年纪轻，头脑活，嘴巴甜，腿脚快，张罗得众位顾客宾至如归。有次，一位行色匆匆的顾客在店堂内买了药丸，想当场吞服，但因没有开水只得作罢，临走时自言自语道：“店里要是供应茶水就好了，省得再回家吞服。”黄楚九知道后，很快在店堂里置备桌椅、茶水，供顾客休息和服药之用。病家还可借用药炉、炭火等物，回家自理。众人无不称便。

就在异授堂刚起篷头之际，涌来一阵恶浪，黄楚九落水遭了难。

那天，黄楚九刚刚开门迎客，进来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官差，把一纸传票晃了两晃，不由分说，押起他径往上海县衙门。母亲蒋氏大惊，不知儿子犯了何罪，一路跟踪前往。

半路上，黄楚九才从两名官差口中得知，有人控告他出售春药，毒害良民，牟取暴利。

其时辛亥革命尚未爆发，清廷苏松太兵备道辖下的上海县知事王欣甫，乃是一名昏官，喜好亲自审案。两名官差刚把黄楚九拖至堂上，王欣甫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上海华洋杂处，风俗淫靡，青年子女濡染耳目，即无人为之引导，已难遏止其欲念，而异授堂竟然推波助澜，兜售春药，该当何罪？”

黄楚九连呼“冤枉”，辩白道：“敝堂祖传眼科，兼售中药，却从未有出售春药之举，何来此说？”

王欣甫仿佛胸有成竹，吩咐手下拿出来一包“大造丸”，——这是异授堂专治遗精的一味成药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想抵赖么？这就是贵堂制售的春药！”

黄楚九一见，又气又急，暗自叫苦，心想这治遗精的药怎么就和春药搭上界了？自己不知得罪了何方神仙？捏造罪名诬告他这个生意人，又用意何在？自己年纪轻，受点皮肉之苦倒无所谓，但以后如何再做生意？看来，异授堂刚刚开张，又该打烊了。这样七想八想，一句话都未说出。

县知事王欣甫见他不吭声，断定查证有实，喝令判打屁股四十大板，以示惩戒。

有趣的是，事过多年之后，黄楚九早已发迹为上海名人。一年中秋节，他游兴勃发，坐车去浙江海宁观潮，哪知卸任回家的王欣甫恰恰是海宁人，时任海宁商会会长，两人不期相遇，都十分尴尬。后来在当地绅商徐申如（徐志摩之父）的调介下，王欣甫设宴致歉，终于握手言欢。谈及当年之事，王欣甫说：“这纯粹是冤枉官司。贵药店所在地，有一个张保长，是我师爷的干儿子，他常常变换花样敲诈勒索。一般店家知道他是无赖，怕他三分，总要及时送他红包，偏偏你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不买这个帐，所以就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。最后通过他干爹的关系，把你弄进县衙门打了四十大板子。咳，都怪我做了一

任昏官，举措荒唐之极，还望老兄多多原谅啊！”

再说黄楚九一瘸一拐回到家里，邻居和一些老顾客已经相候多时，纷纷表示同情。他在摆摊时结识的老朋友杜宝林、袁仁仪，听说后也赶来慰问。说起事情缘由，黄楚九连连摇头，不知所以然。袁、杜毕竟见多识广，说：“你黄大医师恐怕赚钱太多，没有孝敬别人吧！”

一语道破天机。黄楚九恍然大悟，茅塞顿开。三马路一带，藏污纳污，地痞流氓众多，敲竹杠之事时有发生，一些店家为求太平，常常向他们“进贡”。有人就曾向黄楚九暗示烧点香，但他年轻气盛，没有照办，因此惹来这顿板子。

袁仁仪又说：“唉，在上海滩混饭吃不容易，做生意，除要出品优良，经营得法外，还要孝敬别人，从官府到地痞，都要一一打点通达才好。”

黄楚九血气方刚，又刚刚吃了四十板子的冤枉官司，心中愤懑之情一时难以平息。

“哼，我偏偏就不买他们的帐。做生意靠本事吃饭，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”

这，注定了黄楚九一生事业虽然辉煌，但最后仍要落得个悲惨的结局。

二、“假博士”赚来滚滚洋财

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

黄楚九自从挨了板子之后，就把“异授堂”的招牌卸

了下来，关门打烊。他不是不想留，而是觉得无法再留，不如乔迁他处，另谋发展。他看中了法租界法大马路（今金陵东路）的一处街面房，门面宽阔，市口也好，租金固然要比异授堂高出许多，但只要经营得法，回报率也是相当可观的。

不过，黄楚九一下子拿不出盘下这间门面的款子。

异授堂主要销售自制中成药，毕竟本小利薄，时间也不长，积聚的资金有限，在上海要置屋开店，没有一笔较大本钱，那是白搭。何况，黄楚九打定主意，新开药房要中西药兼营，以西药为主，所以光是购药费用一项，已非当初制中成药可比。对于经营西药，黄楚九是作过一番调查，下了决心的。他经常阅读中西医籍，对中西药作过比较，认为中药比西药存在明显的缺陷，中药重在固本培元，但药效缓慢，且携带、煎制和服用多不方便；而西药正相反，易于携带和吞服，针刺更方便，有药到病除之效。从市场情况看，从国外进口自制西药者，获利十分丰厚，远胜于中药。

不管怎样，黄楚九开始了创业前的奔走，主要就是筹措这笔资金。他整日在外，东奔西走，有关系没关系的，只要稍为搭边，就鼓动起如簧之舌，劝诱别人借钱给他，或者合伙投资，但谁人又肯贸然相信这位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呢？几天下来，竟无大的收获。正在着急之际，有人介绍给他一位张姓富孀，说是为赚取利息，愿意放款借贷。

仿佛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黄楚九兴冲冲赶到张家，他特地把自己打扮一番，上穿一套簇新的银灰色西装，下面是一双二节头黑皮鞋，小分头油光锃亮，脸面修剪干净，显得分外年轻英俊。

黄楚九心想，这或许是一条大鱼，但贪心过切，下饵太重，反而不肯上钩，不如放长线钓大鱼，慢慢来。他开口道：“张家姆妈，我想开另西药房，赚头当然是稳的，但手头一时周转不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想向你借几百块洋钿？”黄楚九的心里，恨不得一下子就借几千块大洋，把药房开起来再说，但话到嘴里就改了口。

张姓富孀见黄楚九衣冠楚楚，气度不凡，不似一般轻浮少年，先有了几分好感，加上是熟人介绍，总得卖个人情，于是便请他写一张字据，言明借款多少，利息多少，何时归还，然后从抽屉里抽出三百块钱，说：“小兄弟急需要用钱，定当相帮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是坐吃山空，也只能吃点利息啊！”

黄楚九说：“张家姆妈，承蒙你看得起小辈，感激不尽。这三百块钱我暂借十天，到时连本带利奉还，请你放心好了。”

张家姆妈也客气几句，说开店之日，一定来祝贺云云。

黄楚九拿到这笔钱后，知道离实际需款数相差甚远，于是锁进自家的抽屉内，分文未动，十天以后，他取出这三百块钱，自己添上利息，再赴富孀家。

张家姆妈见黄楚九讲究信用，约期不误，连本带利如数归还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对他说：“黄医师，你不必客气，如还需要用钱，尽管再借好了。”

黄楚九就等着这句话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是说：“张家姆妈，上次借钱已经麻烦了，哪能一借再借？”

“唉，好比存银行，有借有还就行。”

黄楚九于是就说：“西药房本大利厚，前程远大。可是，这西药我们还不能制造，得向外国人买成药，洋人做生意是直来直去的，一定要现款交易。这样的话，除钱外，还要垫进不少药钱呢！”

张家姆妈又拿出了五百块钱。

黄楚九仍是如法炮制，一俟到期，就连本带利悉数奉还，外加两瓶上等补酒。这一招果然灵光，张姓富孀对他益发相信，有求必应。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在信用保证下，黄楚九终于钓到了大鱼：从她那里借到一笔五千元巨款，为期一年。

1890年（光绪十六年），黄楚九刚满二十岁。这一年，他正式盘下了法大马路那处街面房，重新开了一家药房，以西药为主，兼营中药，取名“中法大药房”，向法租界公董局申领了营业执照。

有了张姓富孀所借的五千元钱，加上他自己的积蓄，中法大药房择吉开张，门面装饰得十分醒目，路人无不驻足观望。名家题写的“中法大药房”金字招牌高悬门楣，下嵌一块外文铜牌：Great Eastern Dispensary。当时